



儿童的 语言与思维

[瑞士]让·皮亚杰著 傅统先译
文化教育出版社

B842
2

儿童的语言与思维

[瑞士] 让·皮亚杰著

傅统先译

文化教育出版社

2N4660

儿童的语言与思维

[瑞士] 让·皮亚杰著

傅统先译

*

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房山县印刷厂印装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12,000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书号 7057·09 定价 0.75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让·皮亚杰(Jean Piaget)是当代西方国家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瑞士人,生于1896年。

皮亚杰早年研究生物学,1918年于纳沙特爾大学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后来研究儿童心理学,创立了以他为首的日内瓦学派。这个学派在当代西方心理学界占有显著地位,享有盛名。皮亚杰及其学派主要研究儿童思维发展的问题。其理论创始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后逐渐成熟,提出了一套关于认识发展的理论。

目前,我国心理学界和教育界正在批判地研究分析这个学派的理论,探讨在教学中利用其中的积极因素,为提高教学质量、加速培养人才进行新的尝试。因此我们出版这本书,供大家参考。

本书是皮亚杰的早期著作,初版出版于1923年。在本书中,作者研究了儿童语言与思维的特点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其中的一些规律。这个中译本,是根据马乔里·加本和鲁恩·加本1959年的英译本译出的。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版前言.....	(9)
第三版前言.....	(13)
第一章 两个六岁儿童的语言机能.....	(15)
I. 材料.....	(19)
第一节 关于记录下来的这次谈话的例子.....	(20)
第二节 儿童语言机能的分类.....	(23)
第三节 重复(无意义字词的重复).....	(25)
第四节 独白.....	(28)
第五节 集体独白.....	(33)
第六节 适应性的告知.....	(35)
第七节 批评与嘲笑.....	(42)
第八节 命令、请求、威胁.....	(44)
第九节 问题与回答.....	(45)
II. 结论.....	(52)
第十节 自我中心状态的测量.....	(52)
第十一节 结论.....	(56)
第十二节 结果与假设.....	(61)
第二章 四岁至七岁儿童交谈的类型和阶段.....	(68)
第一节 自我中心系数的检验.....	(69)
第二节 儿童交谈的类型.....	(70)
第三节 阶段 I 集体独白.....	(74)
第四节 阶段 II _A 第一个类型: 与别人的行动发生 联系.....	(76)
第五节 阶段 II _A 第二个类型: 行动或非抽象思维	

方面的合作	(79)
第六节 阶段 III _A 抽象思维方面的合作	(82)
第七节 阶段 II _B 第一个类型: 争吵	(84)
第八节 阶段 II _B 第二个类型: 初步的辩论	(87)
第九节 阶段 III _B 真正的辩论	(91)
第十节 结论	(93)
第三章 六岁至八岁同年龄儿童的理解与言语	
解释	(96)
第一节 实验的方法	(99)
第二节 材料的整理	(106)
第三节 数字的结果	(115)
第四节 一个儿童对另一个儿童作解释时的自我中心 状态	(120)
第五节 讲解者的陈述中秩序与因果观念	(129)
第六节 理解的因素	(141)
第七节 结论 儿童彼此间谈话的阶段问题与倾向客 观性的努力	(146)
第四章 九岁至十一岁儿童言语理解的某些特点	(149)
第一节 言语的混沌状态	(153)
第二节 推理的混沌状态	(158)
第三节 不惜代价提出证明的需要	(167)
第四节 理解的混沌状态	(173)
第五节 结论	(180)
第五章 一个六岁儿童的问题	(185)
I. “为什么”	(187)
第一节 “为什么”的主要类型	(189)
第二节 “用原因去解释的为什么” 导言与内容分类	(194)
第三节 “解释的为什么”的结构	(204)
第四节 “关于动机的为什么”	(212)

第五节	“要求提出证明的为什么”	(215)
第六节	结论	(222)
II.	不以“为什么”的形式表达的问题	(225)
第七节	对于得尔不以“为什么”的形式表达的问题 的分类	(225)
第八节	用原因去解释的问题	(228)
第九节	关于现实与历史的问题	(234)
第十节	关于人类行动的问题与关于规则的问题	(242)
第十一节	关于分类与计算的问题	(243)
III.	结论	(245)
第十二节	统计上的结果	(246)
第十三节	前因果关系的衰退	(251)
第十四节	结论 七岁儿童的思想范畴或逻辑机能	(257)
第六章	在成人与儿童的言语交流中和在儿童之间 言语交换中自我中心语言的测量	(268)
第一节	汉斯在第四年的历程中所讲的话	(270)
第二节	其他三个儿童的反应	(281)
第三节	儿童言语的自我中心状态	(287)
第四节	儿童的理智的自我中心状态	(299)
附录		(314)

序 言

这是一本卓越的书籍，其重要性值得加倍地强调，因为它的新颖之处不仅在于作者所获得的结果，而且也在于作者求得这些结果时所用的方法。

儿童是怎样思维的？他是怎样说话的？他的判断和推理有些什么特征？这些问题在我们开始研究儿童心理学时，就要遇到的。半个世纪以来，都在为这些问题寻求答案。如果哲学家和生理学家对于儿童的灵魂发生兴趣，那是因为他们对于儿童的逻辑和语言感到初步的诧异。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回想一下泰恩 (Taine)、达尔文 (Darwin) 和埃格尔 (Egger) 的话就行了，这些话是对于儿童逻辑科学的第一批记录。

我不能列举自从那时以来出版的所有著作——普赖尔 (Preyer) 和萨利 (Sully) 的著作、隆布罗梭 (P. Lombroso) 和阿门特 (Ament) 的著作、比纳 (Binet)、斯腾 (Stern)、克兰茂塞 (Cramausse) 以及许多其他人的著作——来估计让·皮亚杰对于这个题目所作出的贡献。然而我想粗略地叙述他的作品的特点，以指明其研究的新颖之处，而这部书是这种研究的

开端。

至今为止，对于儿童智力与语言的研究主要都是分析性质的。关于儿童在推理与抽象、词语的获得与形成方面所可能采取的形式，都曾有过描述，而且关于这种尚未发展的心理状态所发生的错误、过失和混乱现象以及在表达这种心理状态的语言方面所发生的故事与缺陷，也都有人曾编过详细而肯定有用的目录。

但是这种工作看来并没有告诉心理学家他所想要知道的东西，即儿童为什么以某种方式思考和表达他自己；为什么他的好奇心如此容易满足于人们给他的任何回答或者他给他自己的回答（证实了比纳认为低能心理主要特征之一的那种“无论是谁”的状态）；为什么他肯定和相信那些显然与事实相反的东西；他所特有的那种赘语是从哪里来的；这种不融贯的状态是怎样或采取什么步骤逐渐为成人思维的逻辑所代替的。总之，当前的研究已经清楚地陈述了问题，但是并没有交给我们一把求得解答的钥匙。在心理学家看来，儿童的心理仍然给人一种惊人混沌的印象。正象克兰茂塞所说的，“儿童的思维就象一张由缠结的绳子结成的网，任何时候，如果有人想解开这些缠结，这张网就会破裂。”

有人自然曾经提出过各种解释来说明这些突出的事实。有人也曾经叙述过儿童大脑的脆弱与无能。但是我们要问：这告诉了我们什么东西呢？人们也曾抱怨，这是由于经验不够，缺乏感觉技巧，可能发生的联想太少，因模仿而发生意外……。这些都可能是真实的，但这些话使我们得不到任何结论。

如果我不错的话，错误终究在于，当我们考察儿童思维时，我们把成人的心理模式应用于儿童的思维；我们不是从心理学家的观点而是从逻辑学家的观点来考虑儿童的思维。这个方法在编制我们的第一个人格记录表时也许是很好的，它已经产生了它能产生的结果，但只是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它使我们能够理直一小团线，但不能教我们解开纠缠在一起的绳子。

让·皮亚杰先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儿童心理的崭新的诠释。

皮亚杰很幸运，他还年轻。他是当三、四十年前为他的长辈所陶醉的那种肤浅的联想主义已经死去并已被埋葬的时候，当充满希望的远景正在我们的科学面前展开的时候，开始研究心理学的。在詹姆士(James)、弗卢诺埃(Flournoy)和杜威(Dewey)看来，重要的是动力的和实用的倾向；在佛洛伊德(Freud)看来，是精神分析；在杜尔凯姆(Durkheim)看来，(不管他的主张是否正确)，是承认社会生活对于形成个人心理的作用；在霍尔(Hall)、格罗斯(Groos)、比纳和其他的人看来，是为儿童的生物学观点所支持的发生心理学。

皮亚杰先生运用他的天才，吸收了所有这些新的理论，毋宁说，他采取了各家之长，把它们会合起来，解释儿童的心理状态。他提出了一种看法，有助于澄清一些过去困扰过儿童逻辑学家的模糊之处。

你们知道用六根火柴搭出四个相等的三角形这个小问题吗？开始时，人们想把它放在平面上，看来这是不可能解决的，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但是当他想到在三维空间去解决

这个问题时，困难就消逝了。我希望我用这样一个简单而有点粗略的例子说明皮亚杰对儿童心理学的贡献不致于曲解他的见解。

直到现在，我们面对有关儿童心理的问题而无能为力，正象我们面对一个谜盘，其中重要的几根小棒已经没有了，而另外的几根又是从别的游戏中借来的因而不可能搭配一样。现在皮亚杰先生向我们显示，儿童思维的问题不仅包括一个谜盘，至少有两个，这样便可以解除我们的烦恼了。掌握了这个关键之后，我们就不再试图在平面上排列小棒，因为为了使它们配合起来，需要有三维空间。

我们的作者告诉我们，儿童的心理是在两架不同的织布机上编织出来的，而这两架织布机好象是上下层安放着的。儿童头几年最重要的工作是在下面一层完成的。这种工作是儿童自己做的，它在混乱状态中吸引着他，而且一切看来会满足他的需要的东西都聚结在这些需要的面前了。这就是主观性、欲望、游戏和幻想层。相反，上面一层是一点一滴地在社会环境中构成的，儿童的年龄越大，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就越大。这就是客观性、言语、逻辑观念层，总之，现实层。一旦上层的负担过重，它就会弯曲、叽嘎作响乃至崩溃，于是构成上层的这些因素便落到下层而和原来在下层的因素混合起来了。其他的東西便停留在中间，停留在天地之间。人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观察者根据他的观点并没有观察到这样两个层次而认为整个变化都是在一个平面上发生的，他就会有一个十分混乱的印象。因为每一层都有它自己的逻辑，如果它和另一层的逻辑混杂起来了，它就会大声抗议。皮亚杰先生用明确的

证据向我们建议说，儿童的思维乃是在我向思维与成人的逻辑思维之间的中间阶段。他对于儿童的心理状态给了我们一个总的看法，非常便于我们解释儿童心理的各种机能。

皮亚杰先生引导我们获得的这个新见解，是不言而喻地，或是明显地反对当前流行的意见，可以用另外一套名词加以陈述(虽然是十分纲要式的和概括式的)。如果我是不错的话，人们认为儿童心理问题是一个数量问题，但皮亚杰先生则说它是一个质量问题。过去在儿童智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都被认为是一定数量加减的结果，例如增加了新的经验和减少了某些错误——所有这一切就是科学所要解释的现象。现在则认为这种进步首先是由于这种智力已经逐渐改变了它的特性。如果儿童的心理在成人看来时常显得迟钝，那不是因为增加了什么或减少了什么，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空隙和赘瘤，而是因为它是属于不同种类的思维——一种我向的或象征的思维，而这种思维成人久已把它置之脑后或压抑下去了。

皮亚杰先生所采用的这种十分丰富多采的方法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它的作者称之为“临床法”。事实上，它是一种观察法：让儿童说话，注意儿童思想开展的方式。其新颖之处不在于仅仅满足于把儿童对问题的答案记录下来，而要让儿童主动地谈话。“如果我要追踪儿童的每一个答案，我让他带头，诱导他越来越自由地讲话，我们将逐渐在智力的每一个部门创立一种临床分析法，类似精神病医生作为诊断手段所采用的那种方法。”^①

① 《心理学杂志》XV，第 276 页。

(本书注释中所提到的书和杂志，均为原版。——中译者注)

所以这种临床法也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提问的艺术，它不仅限于观察表面，而要寻索隐藏在事物表面现象背后的东西。它的分析一直深入到年幼受试者最简单的一句话里面的最后组成因素。当儿童作出令人不解的或自相矛盾的答案时，这种方法也不放弃努力，只是更紧密地追索这种不断退缩的思想，从头追赶它，寻索它，追踪它，一直到最后抓住它，解剖它，揭露它的组成秘密。

但是为了产生效果，这种方法还要求对收集的文献进行精心的阐明。就在这种地方，皮亚杰先生显示出他是一个自然主义者的品质。他审慎地陈述这些材料，以及他对不同类型的交谈、不同类型的问题、不同类型的解释进行分类的方法，使他的所有读者都具有深刻的印象。他启发式地利用这种分类，这也是他的读者所钦佩的。因为皮亚杰先生是第一流的生物学家。在他研究心理学之前，他在动物学的一个分支，软体动物门，已经享有盛名。早在1912年（当时他才十五岁），他就发表了他对于纳沙特尔·汝拉地方的软体动物的研究成果。稍后一点，他又写了一篇关于瓦莱和莱芒地区软体动物的专题论文。他在1918年写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瓦莱·阿尔卑斯区各种不同软体动物的分布情况”。

皮亚杰先生在收集心理学资料以代替蜗牛时，以及当他十分审慎地排列与标志这些资料时，他只是从一种嗜好转向另一种嗜好。还远不止此。他的观察不是为娱乐而观察。即使当他在瓦莱山的干坡上收集贝壳的时日里，他唯一的目标是要发现这些小动物和它们生活地方的高度之间，在变异与适应之间有什么关系。在心理学的研究中，这一点就更多了。

他收集、记录和归类所有不同类型的行为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比较清楚地看这些集合的资料,以便对它们进行比较和合并。我们的作者有一种独特的本领,让材料自己说话,而不只是听材料说话。在他的第一本这样的书里突出的一点就是根据事实提出一般的观念这样一个自然的方式,而不是把事实强加在现成的假设之上。

从这个意义讲来,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位自然主义者的著作。这一点更加明显地表明,皮亚杰先生是在一切哲学问题方面知识最丰富的人们之一。他知道每一个隐讳之处和每一个裂痕,他熟悉旧逻辑和教科书里逻辑的每一个缺陷;他和同事们一起共同希望创造新的逻辑,而且深知认识论上的复杂问题。但是他这样通晓其他领域的知识并没有使他陷入怀疑的玄想,反而使他能够在心理学与哲学之间十分明显地划清一道界线,而坚定地站在心理学一边。他的研究纯粹是科学的。

那么皮亚杰先生引导我们如此关心儿童智力的基本结构方面,这是不是因为他在第一个事例中所提出的问题是关于机能的问题呢?我是特别赞成这个见解的,所以我也许有资格强调这个观点。机能的问题丰富了结构的问题,而且比其他方式更好地陈述了这个问题。唯有它给予了机制的细节以充分的重要意义,因为它是从整个机器的关系中看待这些细节的。皮亚杰先生之所以能进行如此充分的观察,作出如此丰富的结论,这也许因为他的研究工作是从下面这个问题开始的:“语言的机能是什么?儿童为什么要讲话?”

但是,当我们一旦开始指出本书中一切新颖而富于启发

性的东西时，我们会永远数不完。为什么我们应该数完呢？如果读者精读此书，他自己就会发现这一点。在结论中，我只愿以卢梭学院的名义向我的同事表示谢意。

当我们于 1912 年开创这个学院时，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大厦建筑在两个支柱上——对儿童的科学研究与对师资的培训。这两方面不是孤立的，而是用许多联结的拱门搭架起来和互相支持的。但是由于要照顾到组织，由于一项事业要获得新的动力，由于它的成长远比预计为快而有了意外的发展，又由于日常教学上的要求，更不用说由于战争所引起的干扰了，——所有这一切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能按照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前进。不错，卢梭学校也产生过一些卓越的著作，如院长布维特(Bovet)先生的《好斗的本能》，德舒得里(Descoedres)小姐对儿童语言的耐心研究；我们的学生也时常在科研中进行协助并且经常参加实验。然而自从皮亚杰先生来到以后，严格的科学研究工作和学生开始学习儿童心理学才紧密地联系起来。

我们的这位同事以十分熟练的方式把一些资料传授给我们了，而当他利用和指导他正在发展中的力量把这些资料遗留下来的时候他表现出一种完美的技巧。这些都是我两年来亲眼目睹的。因此，我感到我既有权利，也有责任对他的工作表示我真诚的钦佩。

伊·克拉帕雷德

第一版前言

关于儿童逻辑的这些研究是 1921—1922 学年在卢梭学院我和别人合作进行科研的结果，也是根据同年收集的材料所作的一个关于儿童思维的讲演稿。这就是说，这些论文最初乃是一个事实与文献的集子，而各章之间并不是通过系统的叙述连接起来的而是利用共同的方法把不同的材料统一起来的。

儿童逻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题材，每一点上都有各种问题——机能心理学与结构心理学的问题、逻辑的问题乃至认识论的问题。要抓住一条通过这个迷宫前后一致的线索并把与心理学无关的所有问题系统地排除在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我们过于匆忙地从实验的结果作出推演的陈述，我们就会有屈从于旧有观点的危险；就会陷入屈从于原始人类的科学与心理学史所暗示的那种简单类比的危险；就有陷入屈从于我们无意中同意的那种逻辑上或认识论上的偏见的危险，虽然我们原来是想要保持纯心理学的态度。教科书上的逻辑和常识上的朴素实在主义这两者在这一方面对于任何正常的认识心理学都是具有致命伤的，而且因为我们试图

避免一方面而时常陷入另一方面，这种致命伤就更加严重了。

由于这些理由，我原则上对我们的材料避免作出系统的说明，而且我又根据经验避免在儿童心理学领域之外作出概括。我只想一步一步地追随实验所提供的事实。我们十分明白，实验总是受引起这个实验的假设所影响的，但是我们可以暂时把我们严格地限于对事实的讨论。

此外，就教师和那些工作要求对儿童心理具有确切知识的人们而言，事实是先于理论的。我深信，一门科学在理论上是否丰满，要看它实际应用的能力如何。所以这本书是讲给教师和儿童心理学的专家们听的。如果作者所积累的结果能为教学艺术服务，而且如果反过来他自己的主题又能因此而获得实际的证明，那么作者就太高兴了。与此有关，他也深信，本书中关于儿童思维的自我中心状态和社会生活对理智发展的作用方面，作者所试图证明的东西必须容许在教学上加以应用。如果作者本人没有试图直接获得这些后果，那是因为他愿意专业界的人士首先出来讲话。

我希望儿童逻辑的专家们不要为本书的这种不连贯的特点而责备我，因为如我所已经说过的，这本书只是对事实情况进行研究。我希望几年之内编写一本书，完整地讨论儿童的思维，在这样一本书里面，我将再提出儿童逻辑的主要特点并叙述这些特点与适应的生物因素（模仿与同化）的关系。这是上述讲演中所讨论过的题材。在系统地发表这些结果之前，有必要尽可能精细详尽地把这些结论所根据的材料提供出来。现在这本书是这个丛书的第一册。我希望紧跟着再写一本名叫《儿童的判断与推理》的书。这两本书合起来构成《关于儿